



拥抱的语言

(穴拈花惹草系列)

内容简介

一场“意外”，
毁去了他留在她身边的资格。
她是多么恨啊选
六年来她日夜地诅咒着……
恳求上苍能给他最残酷的惩罚选
而他也如她所言苦苦挣扎于思念她的狂潮中……
可一种神奇的花草却改变了两人的命运，
让他们拥抱在迷迭香的芬芳中，
久久不能自己……

1

希腊、安德罗斯岛。

人的记忆能够存在多久？

凤浣纱踏上海岛边沿的碎石小径，心中存着这个疑问。

她缓慢地走着，海风吹拂着黑亮如缎的长发，穿着淡紫色毛料套装的修长身段，是海风中最美的一抹剪影。

有些事情一旦记住了就再难忘怀，仿佛心中被烙印般，不去思量，却又偏偏难忘。

例如，对于那个男人的记忆始终在她脑海里，难以磨灭。

她恨他，却更恨自己竟然忘不掉他。这些日子来，她不停告诉自己，会想起他是因为必须不断重温着对他的恨。

她的手紧握成拳，指尖深深地陷入柔软的掌心，而她浑然不觉得痛。她的心被其他的思绪占据，不断地想起关于那个人的一切。一绺发飞散在美丽的面容前，白皙的肌肤衬得那双盈亮的翦水双瞳更加深邃。

海风里飘散着迷迭香的气味，诱引着人们坠入回忆中。这个岛上种植着许多迷迭香，青翠的绿意漫了整个海岛，在有着深深寒意的隆冬时节，迷迭香依旧茂盛，在枝头绽放淡

紫色的花朵。

她顺着小径缓慢地走向海边，心中思潮起伏着。激烈的恨意亟欲得到宣泄，在苦忍了六年后，知道能够马上见到那个让她恨得如此深切的男人时，她的情绪万分激动。

六年了，漫长得不可思议的六年，如今想来都难以相信，她竟能够撑过这艰困的六年。仔细想想或许有些讽刺，她是靠着对他的恨，才有办法撑过那段时日里的艰苦。

她是多么恨他呵。这六年来日夜地诅咒着，恳求上苍能给他最残酷的惩罚。她期待着，不止一次梦见与他重逢，渴望亲自撕抓他那英俊得有如恶魔的脸庞，然后在他面前冷笑嘲讽。

爱琴海的蔚蓝水色出现在小径的尽头，她的呼吸加速，紧握的手也有些颤抖。她不停地告诉自己，这些颤抖是因为太过于期待，她幻想着报复的甜美，从六年前起她就期待着这一天。

小径的尽头是一处芬芳的迷迭香园圃，新鲜的茂盛香草有着浓烈的香气。一名棕发的希腊女郎采撷着迷迭香，身旁是松木打造的木椅，一名高大的男人面向着海洋坐在木椅上，略长的黑发因为海风吹拂而凌乱，宽阔挺直的双眉暗示着他坚毅强硬的性格，虽然只是看见背影，却有着逼人的气势。

浣纱停下脚步，无法再继续向前。只是看着背影，她就可以认出他。

多么美好的景象，男人坐在木椅上，而他美丽的希腊情人则在一旁伺候着。

浣纱紧咬着唇，视线由棕发女郎移到面海的男人，她的

心中有如在经历最激烈的波涛，各种情绪交杂着，深切的恨意掩盖了一切，但是在恨意之下，隐藏着不曾遗忘的记忆。

棕发女郎就是他的新欢吗？他所钟情的原来是温柔可爱的女子。各种奇异的猜想闪过脑中，浣纱缓慢地走上前去，双腿却沉重得不听使唤，几乎就要软弱得无法行走。冬季的海风，迎面袭来有如针刺，而她竟不觉得痛。

棕发女郎发现她，有些诧异地半张着唇，美丽的面容上有着疑问，“小姐，有什么事吗？这是私人宅院，你不能进来的。”她低下头，看见木椅上的男人身躯僵硬了。

浣纱缓慢地弯唇微笑，心情激动到了极点，脸上的表情反而显得平静，“没关系的，我跟这位先生是旧识，他一定认得我。”她静静地说道，看见他宽阔的肩膀猛地一震。

“柯焰，你不会已经忘记我了吧？”

木椅上的男人双手紧握住椅子的边沿，却始终没有回头，僵硬的双肩泄露了他的情绪。

浣纱的笑容加入一些讽刺，她举步往前走去，“你没有想到会再见到我吗？我花了六年的时间，不断追查你的下落，费尽千辛万苦才找到这里。虽然我的不请自来，或许打扰了你与小情人的相聚时光，但是千里故人来，总是难得的，你甚至不愿意站起身来欢迎我？”

她边走边说，愈来愈靠近坐在木椅上的高大男人。她的脸上有着微笑，但是没有人知道她内心此刻的激动。

是愤怒、是埋怨或是深浓的恨意？她的心中五味杂陈，纷乱难理。脸上的平静仅是一张面具，遮盖了心里的激动，颤抖的身躯绷得紧紧的，不愿意让他看出分毫。

柯焰没有移动，仍旧挺直了背脊，放在木椅边沿的手却

在轻微颤抖着。

她怀疑自己看错了。记忆中的他始终是冷静自制的，深邃的黑眸里有着恶魔般的笃定，游刃有余地掌控一切，从来不曾有过慌乱的模样，似乎整个世界都在他的掌握中。

这样冷静的男人怎么可能会因为她的出现而颤抖？

“小姐，不行的，你不能……”棕发女郎惊慌地想阻止浣纱的前进。

“喜娜，你进屋子里去。”低沉的声音响起，柯焰缓缓地挥挥手，示意棕发女郎离开。

喜娜不敢违抗，只能缓慢地离开，在离去时仍旧不停地张望着，脸上充满着担忧的神情。跟在柯焰身边那么久，她不曾看过柯焰有如此激烈的反应，这段日子以来，他始终像是冷硬的石像般漠然，情绪甚少有起伏。他惟一的情绪，就是愤怒。

是什么样的女人，竟有能力破坏柯焰如万年寒冰般死寂的冷静，激出他愤怒以外的情绪？喜娜诧异着，猜测眼前突然出现的东方美女，一定对柯焰有着极大的影响力。

“你担心我伤害她吗？怕我会像泼妇一般扑上前责打她？”浣纱好奇地问，已经走到他的身边。她闻到某种奇特的味道，类似于草药的气味，融合在她曾经十分熟悉的男性气息中，“请放心，六年是一段很长的岁月，在这段日子里我至少学会了控制情绪。”说完，她勉强挤出微笑。

柯焰缓慢站起身来，海风仍旧吹拂着他的发，以及他身上的白色衬衫，保暖的陈旧外套被遗忘在椅子上。

“是的，六年是一段很长的日子。”他的笑声尖刻而苦涩，饱含着太多的痛苦。

六年，多么漫长的岁月，长久得可以让一个人彻底心死。但是对于一段深刻的感情来说，六年却又太短暂，当她出现时，他的心激动着，无法遏止地想要碰触她，拥抱她。

当她出现时，他才真正明白，这些日子来始终不曾忘记她。

“你为什么来？”他沙哑地问，仍旧面向大海，声音里有着深浓的痛苦。

浣纱走到他身边，没有看向他。她必须凝聚勇气，才能够看向他那双黑眸，骄傲的自尊让她不愿意被他看穿那些藏于心中纷乱的情绪。

“还需要问为什么吗？你在六年前抛弃我，下堂妻总有询问为什么被弃的权利吧。”她的嘴角带着讽刺的笑说道。

她本以为再见到他，她会尖叫、会咒骂，甚至扑上去给他一顿拳打脚踢，发泄积压了六年的怒气以及愤怒。但是很奇怪地，此刻她的心情反而变得冷静了，只想要见到他，问清楚一些原由。

她的手覆盖在胸上，那儿残留些许隐隐的疼痛，类似细微的针戳刺着心里最脆弱的一处，她无法制止那种疼痛。从他离去的那一日起，那种疼痛始终存在着。

“你不该来的。”他叹息着，黝黑的手紧握成拳。他闻到她身上的气息，那是这些日子来，他所魂牵梦系的。午夜梦回，他甚至会以为她来到他的身边，然后醒来时，他会因为极度的失望而愤怒与狂乱。

只是他情愿让她恨，也不愿意让她看见他是如此的丑恶与不堪。

“为什么？你不想见我？”浣纱问道，转过头去看向

他。在看入他的双眼时，她的笑意徒然凝结。

当视线接触到他面容的那一瞬间，她只感到全身冰冷，所有的愤怒与恨意在此刻全然冻结，只能震惊地看着他，她的血液冷得像是冬季的海水，仿佛天地在转瞬间崩解。

她难以置信地看着柯焰，一股剧烈的颤抖由体内窜出，她颤抖得像是风中的落叶。

什么恨意、什么埋怨，在这一刻全都遗忘了，她只能看着他，脑海中一片空白，甚至连呼吸都停止了。

“你看到了，你知道为什么了。”感受到她异样的沉默，他弯唇露出讽刺的微笑，低沉的声音里带着绝望，“你还期待我欢迎你吗？你期待一个瞎子能给你什么欢迎？”

他低头逼近她，忍不住深深地呼吸她身上的气息。

柯焰靠着这些年来训练出的敏锐直觉，寻找到她的身躯，双手准确地扣住她纤细的肩膀，感受到她身上的僵硬。他的心中疼痛着，知道她正因为他的逼近而颤抖。他看不见她的反应，但是却能够感觉到她的颤抖。

他挤出一抹冷笑，用激烈的心痛来杀害心中残留的一丝希望。

浣纱无法开口，她瞪大了双眸，只能呆愣地看着柯焰。她几乎无法相信眼前的男人就是柯焰，但是他低沉的声音，以及高大的体格，她是如此的熟悉。他们曾经是最亲密的夫妻，熟悉彼此的身体，不可能认错。

她记忆中那张宛如恶魔般英俊的面容依旧，逼近她的那双黑眸虽然仍旧明亮，但是空洞而毫无焦距，只是面对她，却不是看着她。他的脸上有着一些旧伤残留的白痕，没有减低他的俊美，却增添了某种阴暗危险的特质，让人望而生

畏。

她的视线平视着他的胸口，白色衬衫的纽扣半开着，袒露黝黑结实的胸膛，上面布满丑陋伤疤，那些伤痕犹如蛇般，在他黝黑的肌肤上蜿蜒，而后消失在衣服之下。

这么多年来，她努力恨着他，以为他与情人一起躲在某处逍遥度日，但是再见到他时，事实竟不是如她所想象的。他身上的旧伤，暗示着某个她没有参与的悲剧。

他究竟经历了什么？这个问题在她心中啃噬着。

“看着我，你还期待什么吗？”他低吼着，愈加逼近她的脸庞，“你害怕吗？这是一张足以吓退任何人的脸，你难道不怕吗？这是一个瑕疵品，你能够忍受吗？”

他冷笑着，感觉心在一点一滴地死去。天晓得他的心有多痛，再见到她时，他疯狂得想毁去心中最后的一点光芒。

或许看不见也是好的，他无法承受她眼中恐惧而厌恶的光芒，那比杀了他更加难受。

在她眼里所看见的是如何的景况？一个惨不忍睹的男人？她的颤抖是因为恐惧还是厌恶？

浣纱的手颤抖着，迟疑地往上伸去，想要抚摸他脸上的疤痕。她无法分辨此刻心中激烈的疼痛是为了什么。

她不是恨他入骨吗？为什么在看见他的伤时，竟会如此心痛？

“你的眼睛……”她说不出话来，身子在颤抖着。天啊！他当初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承受了什么样的伤害？

“瞎了。”柯焰语气粗鲁地说，凶暴地将她推开，“不要同情我，我不需要你的同情！”他低吼着，挺起背脊，维持着残余的骄傲，凭着记忆往住宅的方向走去，稳定的步伐

让人绝对想不到他的眼睛已经失去视力。

他不要见她，他不要再想起那些已经失去的一切。

浣纱被推倒在迷迭香丛中，只能呆愣地看着他离去的高大背影。她无法确定眼前的男人跟六年前的柯焰是同一个人，记忆中冷静的他，如今竟像是一头暴躁的野兽，有些锐利的爪与牙，随时准备伤害胆敢接近他的人。

一阵海风吹起，满园的迷迭香摇晃着，属于记忆的香气在蔓延。她在记忆里搜寻着关于他的一切，六年了，她不曾遗忘分毫。

关于他的记忆，始终烙得那么深，她无法否认曾经深深地爱过柯焰。

迷迭香的气味，勾起了她的回忆……



六年前，北部。

巍峨的高楼在阳光下闪烁着光亮，淡蓝色的玻璃折射阳光，将高楼笼罩在蓝色的光晕之中。整栋大楼属于凤氏企业，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，这栋大楼的美丽独树一帜。

关于凤氏的传奇，也在商界中流传着。经营衣料纺织业的企业，曾经在 苑园年代大放光芒，但是随着商业形态的转变，许多大型纺织企业纷纷倒闭，硕果仅存的只剩下凤氏。如今的负责人凤傲磊有着独到的眼光与商业头脑，在纺织业衰退时，扩张了凤氏其他领域的触角，当其他同业关门大吉时，凤氏反而更加茁壮。

银色的莲花跑车以极高的速度驶入高楼前方的弯道，旁

若无人地直驱门口，在挑高的玻璃帷幕前技术精湛地险险停住，因为紧急煞车，地上甚至有着焦黑的煞车痕。

几个正在门前送客的经理被逼近的跑车吓出一身冷汗，呆愣地贴在玻璃上。正准备破口大骂，却在看见踏出跑车的人时，咒骂的话全吞回肚子里去，只能张口结舌地看着。

跑车的门被打开，神色冷傲的年轻女子下了车，乌黑的发贴着白皙的脸庞，发梢略微触肩，五官精致而美丽，盈亮的黑眸衬着白皙的肌肤，让人印象深刻。姣好的身段包裹在黑色皮衣之下，吸引了众人的眼光。她的美丽就足以让人惊叹，而那种独特的气质，更是让人移不开视线。

她的眼光落在玻璃帷幕前众多经理级的男人身上，对于吓坏众人的举动竟然没有半分歉意。她以优雅的步伐往凤氏的大门走去，随手将钥匙一丢。

银色的钥匙在空中划出一个半圆，落在一位经理的手中。男人接着钥匙，有些不知所措。

“停车。”她淡淡地命令，旁若无人地走入凤氏大楼，那神态宛如巡视领土的女王。

黑色的修长身影，不论走到何处都是众人目光的焦点。

“她是谁？”半晌之后，一个刚从国外调回来的经理瞠目结舌地问。到底是何方神圣，竟以那么轻率的态度命令经理级主管停车，而看看众位经理，还一脸唯唯诺诺、不敢拒绝的模样。

“你就算不曾见过她，也应该听过她的名字。她是总裁心爱的女儿，整个凤氏里最惹人传说的女人，凤浣纱。”接到钥匙的经理微笑着，很高兴能够得到这件差事。能替凤浣纱服务，就代表着能够多亲近她一些，或许还能得到她的注

意。

她有着惊人的家世背景，而更让人又妒又羡的，是她同时拥有才智与美丽，这样的女人简直是男人的梦想。若是能够得到她的青睐，就等于同时拥有了美女与财富。

从她成年开始，男人们就费心地想接近她，高傲如她却从不看在眼里。男人们往往碰了一鼻子灰，却仍旧不死心地前仆后继。几年过去了，浣纱变得更加美丽，却仍旧没有男人能够得到她的芳心。众人在猜测着，不停地议论着。

到底谁是那个幸运的男人，能够得到她的眷顾？



浣纱走入顶楼的会议室，旁若无人地推开厚重的雕花木门，她的出现打断进行中的会议，正在解说图表的男人徒然住口，呆愣地看着她，被她的美貌与气势迷惑。直到旁边的助理碰了他几下，他才尴尬地继续解说着，视线却始终绕着浣纱打转。

她微微一笑，如同所有的美女，很是享受男人倾慕的眼光。她走入会议室，对众人的行礼视而不见，笔直地走向会议桌的首位，对着父亲甜甜一笑。

“浣纱，你一定要打断我们的会议吗？”凤傲磊无可奈何地看着女儿。他已经跟浣纱说过数次，不要在会议进行时进入会议室，她的出现总会令会议瘫痪。男人看见她，就像是蜜蜂看见了蜜，连眼睛都移不开。

“我只是太想见到你，去国外玩了一趟，我好想你。”浣纱微笑着，低头亲吻父亲的脸颊，“再说，你应该知道，我

从小就不是会乖乖听话的乖女孩。”说完，清脆的笑声回荡在会议室内。

凤傲磊的目光里有着宠溺，伸手揉揉女儿的头。他可以对旁人冷漠无情，却无法对浣纱板起脸孔说教，他太宠爱她，这个女儿过于聪明而美丽，从小被当成公主娇养着，捧在手里怕摔了，含在嘴里怕融了，照顾得无微不至。但是多年的宠溺，却养出她过于娇蛮的性格，让他有些头痛。

角落里的李韬步站起身来，有礼地对着浣纱打招呼：“凤小姐。”他因为浣纱的出现有些脸红。

她点点头，当是听见了他的问候。说来李韬步还是她的青梅竹马，他父亲是凤氏的元老，跟在凤傲磊身边多年，连儿子也进了凤氏效命。李韬步的年纪比浣纱略大，个性温文儒雅，总是喜欢在她身边打转。但是性格太过软弱的男人，根本压制不了浣纱，她注意到他的倾慕，却选择了忽略。

浣纱对着父亲微笑，随意地推开桌上的文件，“爸，我刚下飞机，好想念家乡的小吃，你陪我一起去逛逛。”她拉着父亲，丝毫不理会正在台上解说的男人。

众人看着她，有些不知所措。其实大部分的人已经习惯了她的行径，从她幼年开始，这种情形就不断发生，她时常闯入凤氏，在一群主管面前带走父亲，不理睬事态有多么紧急，她要父亲把她摆在第一位。

父亲的宠溺，让她习惯了想要什么，就能够得到什么，她是标准的天之骄女，世界仿佛是绕着她在转动的。

只是今天的情况有些不同，在她试图拉起凤傲磊时，一道冰冷的视线紧盯着她，不同于其他人的眼神，那人的目光里有着冷热交杂的激烈光彩。冷淡的，是他眼里的不赞成，

仿佛鄙夷着她的骄纵行径，而热烈的，则是一抹难以理解的炽热。

“小姐，这个会议很重要。”李韬步鼓起勇气说道。

“你们就这么任由她胡闹，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句会议很重要，就奢求她会自动自发地离去？”角落里响起低沉的男音，口气里有着调侃。

浣纱诧异地转过头去，盈亮的眸子迎向那人的视线。像是在挑衅般，她傲然地偏着头，回视着那人的视线。

“胡闹？你指的是我吗？”她看着那个男人，眼里的诧异光彩更甚。

她很确定不曾见过他。那是一个让人见过一次，就会终生难忘的男人。

他的身躯高大，锐利的黑眸望着她，饱含着某种热烈的光芒，挺直的鼻梁下，是极为性感的男性薄唇，噙着一丝笑，笔直地看入她眼里，男性的脸庞有着恶魔般的俊美。

在发现她的视线时，那抹笑容变得饶富兴味，甚至毫不尊重地打量着她修长窈窕的身段。

男人看来似乎未满三十，但是有着成熟的特质，稳重而内敛。西装革履的装扮没有让他看来文明些，反而加强了他的侵略气质，虽然衣衫整齐，但是他的四周弥漫着危险的氛围，审视她的眼光，像是在审视猎物的野狼。

一阵没来由的颤抖窜过浣纱的身躯，她不容许自己退缩，在他放肆的视线下转开眼睛，但是紧握在身侧的手早因紧张而汗湿。这对她来说可是全新的经验，她习惯了惟我独尊，从来不曾见过什么男人竟有着让她紧张的魔力。

男人的微笑加深，笑容里加入了让人气愤的放肆，“请

凤小姐到一旁等着，会议必须继续进行。”他缓慢地说道，锐利的视线没有错过她脸上的表情。

会议室中所有人都倒抽了一口凉气，紧张地看着对峙的两人。凤傲磊则是露出神秘的笑容，来回看着两个年轻人。

浣纱的反应是立即的，她愤怒地瞪大眼睛，不可思议地看着他，“你说什么？”她紧绷着嗓子询问。从来没有人质疑过她的行为，而他竟胆敢命令她离开？

男人仍旧舒适地坐在皮椅中，态度从容地回视着她，“需要我再说一次吗？原来你不只行为像是个孩子，连听觉都有问题，像是幼儿园里的学生，需要老师一字一句地指示吗？”他欣赏着她气得发白的脸庞，眼光里流露出纯男性的欣赏，话语却依然讽刺。

“要我再说几次都行。凤小姐，现在是会议进行的时候，请你退到一旁去，就算是想要缠着父亲撒娇，也请先看清楚场合。”

“你……”浣纱气得说不出话来，紧咬着牙瞪视着他。

“需要我再重复一次吗？”他火上加油地问道，礼貌的态度只是更加激怒浣纱。

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他捏了一把冷汗，坐在他旁边的李韬步担忧地警告着，把声音压得低低的，“柯焰，别这么对凤小姐说话。”

柯焰黝黑的指轻敲着桌上的文件，视线始终紧盯着浣纱。在见到她之前，他就已经听过太多关于她的传说，那些人传说着她的美丽与骄傲，以及种种刁蛮的行径。他会答应凤傲磊的邀请，来到凤氏工作，其实有一部分的原因是想要会会凤浣纱，亲眼瞧瞧那个被众人传说多年的美丽女子，是

不是真有让人癫狂的魔力。

“如果是凤家的小姐，就更该知道会议的进行对公司有多么重要，不应该贸然地闯入，打断了会议的进行外，竟还想带走参与会议的成员。”柯焰不留情地说，一见面就在浣纱面前撂下战帖。

“阁下又是谁？竟敢在我面前大放厥词？”浣纱瞪视着眼前的男人，几乎想上前撕下他脸上那抹笃定的笑容。她不是会被轻易激怒的人，但是他的几句话，竟然就惹出她空前的怒火。

“柯焰。”他报上姓名，仍旧坐在皮椅上，丝毫没有要站起来的意思，就像是她不值得他起身，“我只是被延聘来的小职员。不过虽然身为小职员，但是我还有一点基本常识，知道正在进行的会议绝不许有人打扰。”

“你是在讽刺我连基本常识都没有？”浣纱眯起眼睛，声音带着假意的温柔。熟悉她性格的人都知道，当她声音转为柔和，其实正是她狂怒的时候。

“你听得出来？我还以为幼稚如你，应该听不出我话里的含意。”柯焰像是逗弄猎物的猎人，以激怒她为乐。

她紧握着双拳，气得咬牙切齿。从来没有人敢这么对她说话，她早就习惯了众人的服从，何时受过如此尖锐的讽刺？男人们对她总是言听计从，而眼前这个柯焰，竟然不怕死地激怒她。

“浣纱，柯焰说得没错，犯错的是你，你不该打断会议。”凤傲磊突然开口，嘴角仍旧带着笑容，愉快地看着柯焰。

浣纱惊讶地半张着嘴，回头看着父亲。她怀疑自己的耳

朵出了问题，多年来宠她疼她的父亲，这次竟然不帮着她，反而向着外人，去帮助那个柯焰，当着众人面前指责她的不是。

“但是……”她试着想扳回劣势，话语到了嘴边，却被父亲挥手打断。

“别来打扰会议，你先到我办公室里等着，会议结束后我会去找你。”凤傲磊说完，点头示意台上的男人可以继续解说。他的视线落在文件上，完全忽视宝贝女儿的怨怼。

他必须费尽自制力，才能忍住大笑的冲动。他能够感觉到浣纱的怒意，更知道女儿会迁怒于柯焰。

浣纱愤怒地跺脚，恨恨地瞪了柯焰一眼，在失去父亲的支持时，她就已经输了与柯焰对峙的第一局。她傲然地转过身，带着凛然不可侵犯的骄傲走入另一扇木门，在关上门时，她用尽全力甩上无辜的门板，用以发泄心中的怒气。

门被轰然关上，因为过度用力，在关上后还微微颤抖着。

会议室中所有人噤若寒蝉，不敢发出半点声音。几个人因为浣纱的离开，松懈地瘫软身子，坐在皮椅里擦着冷汗。

凤傲磊的脸上始终带着微笑，他的视线落在柯焰身上。在掌上明珠被冒犯后，竟然没有半分的怒气，眼中反倒盛满了欣赏。在商界多年，他的眼光从来不曾出错过，当初会极力延揽柯焰进入凤氏，除了欣赏柯焰的才能外，他还有其他的打算。只是，连他也没有料到，两个年轻人初见面的情况竟会如此精彩。

“你是第一个敢如此跟她说话的人。”凤傲磊说道，没有错过柯焰紧盯着那扇木门的炽热眼光。

柯焰缓慢地露出微笑，把这些话当成赞美，“我的荣幸。”

他的视线不由自主地看向木门，怀念着她窈窕的身影。果真如传说中所言，凤浣纱有着令人惊叹的美貌，足以让男人神魂颠倒。他仍旧记得她精致的脸庞，以及她被激怒时，盈亮的眼里盛满愤怒的火焰，美丽得不可思议。

在指责她行径的同时，他其实有着几分恶作剧的心态，试着想要激怒她，说出一句又一句的讽刺，想看看她愤怒时会是什么模样。他没有想到，在高傲的外表下，凤浣纱其实十分单纯，只是几句话就让她气得双眼喷火。想起她离去的愤怒模样，他嘴角的微笑缓缓加深。

会议继续进行着，而柯焰的心却已经飘荡到木门之外。他没有发觉，整个会议期间，凤傲磊始终看着他，目光里有着深深的笑意。

2

浣纱在总裁办公室中焦躁地绕着圈子，像是一头被困住的野兽，只能来回地走着。

极度的愤怒让她无法冷静，她挫败地发出呻吟，脑子里充斥着柯焰那张惹人愤怒的笑容。

“我要杀了他。”她喃喃自语着，想不透为什么会那么